

散文 佳作 宋俊磊

筆名/容與

個人簡介：國立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系四年級

90 年出生，桃園人，中央中文系在讀，即將進入清華台文所。曾獲中央大學金筆獎散文組首獎、小說組第二名。

雪女

我不愛女身，不愛女聲，不愛女生。
我很早就確立這條生命路線。
我從來不覺得特別。

因為雪女。我的母親。
我看透了她的雪，承接了她的雪。

—

童年裡，我的母親一直是悲傷的。落淚，同時落屑。家裡鋪了灰、深藍、黑交錯的地毯，母親哭的時候會大力地用雙手抓頭，飄下許多細小、肉眼可見的白屑。我想那是雪，母親的雪，掉進地毯就看似消失的雪。就像她名字裡面，那個不屬於她時代應該出現的「雪」字。

而雪從哪裡來？

這麼熱的天氣，這麼熱情的原住民血液，究竟母親為何哭的時候，總是下雪？美麗的女身，為什麼要用長袖長褲緊緊包覆？眼淚如實地掉落，和那雪花一齊降落在灰、黑、白相織的地毯。我伸手安慰母親，拿著已被我揉擰過的衛生紙，擦掉她滯留的眼淚。她總是說：「你的爸爸不愛我」，然後無限地啜泣，吸鼻子，力道之大像是要把眼淚從地板上召回。但紛飛的雪花，還是沾黏在地毯上，櫃子上，桌子上，棉被上，床上，還有我的腳上。散落、漫佈，家是母親的雪國。

原來，雪從「不被愛」來。

再長大一點，雙手已經可以由意志控制時，母親要我幫她拔皮還有擦藥。第一次拔皮，母親趴在破皮的綠色沙發上，掀開粉色的睡袍，露出整張背。母親的背，滿滿地紅色印記。更準確地說，那些印記，是雪白裡透出火紅，燃燒與雪並存。

我愣住了，那雪，牢牢地黏在母親的身上。

母親說：「用指腹捏那個紅色的地方，然後把白色的皮拔起來。」

我說：「媽媽不會痛嗎？可能會流血。」

母親說：「不會，擦藥就不會痛了。」

拔皮、擦藥、拭淚，在我的國小階段是生活常態。全身的雪，需要我為母親清除乾淨，那時候我已能單手解開女性內衣、借力氣脫下母親的蕾絲內褲。

拔皮像是剷雪，用手輕輕地剷，如果太用力，會流出岩漿。當紅色的岩漿由雪中迸發，直覺想到疼痛，我會飛速抽一張衛生紙，趕緊把岩漿擦掉，染紅的衛生紙握在手心，確認趴著的母親沒有動靜。

我問母親：「會痛嗎？」

母親說：「不會痛，擦藥就不會痛，流血就擦藥。」

我問母親：「媽媽為什麼會這樣？」

母親說：「這是乾癬。」

「這是乾癬」，聽起來不知為何如此未知、絕望，我哭了，偷偷地，右手拔皮，左手擦去自己的眼淚。我記得，拔下的皮表層光滑，背面卻是崎嶇的，如冰刀、如冰錐，封在母親的身上。

我沒有追問，乾癬問題對一個國小生過於深奧。我只有靜靜地為母親，在父親不在、弟弟看電視的時候，在破皮的綠色沙發上，替母親拔去身上的皮，然後在衛生紙上堆雪人一般地疊。拔到一個段落，就破涕為笑：「媽媽你看，這次又拔了好多」。接著，在碎裂的殘破流血的背部與臀部，用油性的藥膏，餵養下一批雪。那個藥膏軟管上印有紅色的老虎，擦完藥膏，母親都會對我說：「愛老虎油（I love you）」。

彷彿一場身體、性的遊戲。為期六年。

升上國中後，母親不再叫我拔皮。只是時常看到她坐在沙發上盯著電視，一邊把手伸進衣服，露出吃力的表情（實在不行我就會出手幫忙），撕下一片又一片背上的皮。堆疊在桌上，散落的雪人。與之相互輝映的是，我爸爸嗑瓜子的垃圾堆。一張沙發，兩個成堆的人，成堆的塔，成堆的心事。

即便，長大一些，不再拔皮、堆雪人，還是能見到母親的身體。

聽她一再地說：「你的爸爸不愛我了。」

然後把爛醉的她從 KTV 架出來。我沒看過那樣的母親。

我把她推上機車後座，耐住想罵「幹你娘」的心情，請那些灌她酒的人協助我。坐在前座，脫下外套，用兩個袖子把母親跟自己綁在一起，繫在腰上，就像重新接上臍帶。啟動機車，開大燈，轉動油門，遁入夜色。

那個晚上離家的路好漫長，油門怎麼催都無力。我聽著母親在後面碎念，字字句句好像路邊的碎酒瓶：「你爸爸……你爸爸……，你爸爸不愛我了，因為我身上都是乾癩。為什麼人家都是老公來載，只有我是兒子接走？」我聽著，直視前方，沒有回答母親，一面試著避開路邊的坑洞。感覺她吐在我的背上，溫熱嘔吐物腐蝕我的背。讓我想到母親的背。她似是不在乎騎著車的我，只是一個國三的學生。

有幾次想跟母親說：「爸爸只是不在。」不過，肉身也可能不愛，何況是不在呢？話是說不出口的，晚風吹襲，話準備出口就又被催著回到肚子裡。

進家門，推開主臥室的門，把即要墜入睡眠的母親推到床上。我跟她說：「我去拿個垃圾桶」。一出門看到弟弟氣憤的樣子，質问我：「你爸爸去哪了？」我搖搖頭說不知道。誰知道，誰知道雲遊四海的人什麼時候願意靠岸？我推開他，帶上房門。我的爸爸，我的爸爸！不是誰的其他角色，他只能是我的爸爸，特別是在他不在的時候。

我進浴室脫掉被嘔吐物弄髒的衣服，扔在地上，打開水龍頭，把洗澡水調到最熱，狠狠地沖，無謂這件衣服有什麼樣的洗滌規定，我只需要高溫。直視鏡子裡面的自己，然後把蓬蓬頭由衣服轉向我的身體。洗！我要洗掉母親的嘔吐物，洗掉背上所有嘔吐物，洗掉惱人的雪。

並在身體留下鮮紅的、不被愛的證據。

我凝視自己的身體，鏡中自我，逐漸陷入水霧中的自我。直到肉身無法承受熱水，又或是突然想起要拿垃圾桶給母親，才願意停止。

當我推開母親房間的門，打開化妝台上的白熾燈。一個全裸的女體在我眼前，向天仰著，刺眼的白光照下去，無預警地辨認出那是母親的身體，一個不被愛的身體。四肢因酒散亂，某種詭異的舞姿，她的身體紅白交錯，被劃分出各種版圖，島嶼、大陸、半島、沙洲、群島……，白的地方幾乎像是結霜、紅的地方又猩紅到像是跳動著，活生生的雪原以及熔岩帶。可惡的乾癩王國，侵占母親的身體竟也不放過生命之處，冰封住，從此沒有人願意為她注入愛意。

在那一刻證明了，我是雪女的孩子。
同時，也用盡了我今生的女性身體額度。

我躡手躡腳，放下垃圾桶，來到母親身邊，端看她的身體，我感到潔淨與神聖。我看著被我嚙咬過的乳首、曾經居住的肚皮，還有荒蕪混亂的、我來到這世界所經過的隧道口。我伸出手，被熱水燙紅的手，把母親的手放回身體兩側，將腳伸直並排，然後替她蓋上棉被，純白色的薄涼被——卻是更厚的一層雪。

我握著她的手，用食指按住她身上的某一塊被雪覆蓋的乾癬島嶼，紅通通的手指與其相連。「擦藥就不痛了」，我輕輕念叨著。不痛了，就可以睡過今夜。

幾年後，上大學後，離家以後。母親獲得一些解脫，在當代醫學的救助下，雪不再終年的下，還給她的軀體應該有的四季。背後不再有大片的雪國領域，也沒有駭人的岩漿帶。除卻四肢，偶有浮現的紅白區塊，擦藥就會好，一如往昔。但是，母親依然沒有從悲傷解脫，一個禮拜還是要接到幾通，熟悉的、帶淚的女聲控訴。

我的爸爸又不在了。雪看似停了。

然後又撥打另一通電話，問他在哪。然後得知一個早就知道的答案，截圖、傳送給母親，告訴她一個她應該知曉的答案：「我的爸爸在老地方」，然後再得到另一個早就知道的答案：「最好是啦！屁啦！你就不能叫你爸爸回家嗎？」

我就這樣經年尋找著男人，為女人，為了雪女。
等我回過神，雪中，冰面，看見了自己的倒影。
我像是霧，也像霰，又像冰雹。

大學時代，周旋幾具男體以後已然得心應手，巨根、翹臀、鞋襪……，自住、野外、辦公室、研究室……，學長、學弟、社會人士……。我的身體被蹂躪過，也蹂躪別人過，聲色不用張揚，身體會如實記得。不過每次肉身歡愉結束，長長的夜晚、長長的聖人模式，總是逃不過悲傷。

——畏懼不被愛的悲傷。

每次約，每個男人，都讓我變成一個被動的存在。無法名狀的害怕充斥，當我面對一個又一個陌生男人，但仍謹慎地對付每次約人出來的性衝動，小心裁切自己的身材照、臉照，仔細丈量自己陰莖的長度、粗度，一一像履歷上傳，並禮

貌謙虛地問：「你喜歡（我的身體）嗎？」、「那今晚可以一起洗澡嗎？」、「可以請你來接我嗎？」、「可以輕輕放進來嗎？我怕痛」，多數的男生會用溫柔的男聲回應我，然後用粗獷的男身，將他自己注入我的身體裡，在夜晚。而那些少數的男生，我沒有力氣在乎，也不敢在乎，深怕他們給我一個可怕的答案，就讓他們在黑夜封鎖我，只為了躲避一句：「你看看你自己的身體」。

但我仍會在與之交媾時大肆神遊，想像母親被我的爸爸「愛」的時候，是不是在擔心身體不夠好、不夠美麗。某部分的身體產生快感，思緒卻冷淡著。緊緊抓著對方的背，寄望一下下扎實的肉體撞擊，可以撞碎心理的擔憂。愛，一心，卻多意。

遂面向眼前的男人，斷斷續續夾雜呼吸地問：「我的身體可以嗎？」
隨即聽到一個潮濕的答案：「幹，超緊，超爽。」
字字句句打溼我的雙眼，雪中帶雨。

完事後，弄乾淨後，枕在眼前男人的身旁，端詳他，直到墜入睡眠。
不同男人，相同的情節。我複製了母親的部分，只是我沒有一個人可以質問。
這些情節重複上演著。

抽空回到家裡，看見母親在擦藥，又在哭泣。我率先拿了一杯熱水給她，和她說：「我等等打電話給我爸」，然後抱住她，讓她哭，輕拍她的背，眼淚由她的臉到我的肩膀，沾濕我的後背。感覺該停了就停下來，扶著她，端正她的雙肩，向她說喝點熱水，拿起銀色的藥膏，擠出透明而發白的膏狀物，輕輕地沾到她小腿上的小小雪國領域，包含乾燥的白、流動的紅。接著說：「擦藥就不會痛了」，拿起衛生紙，替她擦去殘留的眼淚。

過去，現在，未來。
這些事情都在路上，在路上。
我知道。

我愛男身，愛著男聲，愛著男生。
我的生命路線，已經確立。
我是破雪而生的存在。

因為雪女。我的母親。
我看透了她的雪，承接了她的雪。

雪融了，全部留在我的身上。

評語

吳鈞堯老師：

以母親罹患乾癱，探討父母感情，以及從破裂家庭中承載的認同壓力，肉身跟靈魂到底能不能愛、值不值得愛，都讓人感到不捨。